

<<带一本书去欧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带一本书去欧洲>>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0394

10位ISBN编号：7561340397

出版时间：2007-7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

作者：朱自清

页数：21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带一本书去欧洲>>

内容概要

《带一本书去欧洲》讲述巴黎博物馆之多，真可算甲于世界。

就这一桩，便可教你流连忘返。

但须徘徊玩索才有味，走马看花是不成的。

一个行色匆匆的游客，在这种地方往往无可奈何。

威尼斯是一个别致地方。

出了火车站，你立刻便会觉得：这里没有汽车，要到那儿，不是搭小火轮，便是雇“刚朵拉”。

罗马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

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一百。

瑞士有“欧洲的公园”之称，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而且除了好风景似乎就什么别的。

<<带一本书去欧洲>>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

他的妻子名叫陈竹隐。

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

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教授,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

当时,国民党勾结美国,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

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这年(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

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带一本书去欧洲>>

书籍目录

巴黎威尼斯罗马庞贝瑞士荷兰柏林德累斯顿莱茵河西伯利亚伦敦

<<带一本书去欧洲>>

章节摘录

插图：纳河穿过巴黎城中，像一道圆弧。

河南称为左岸，著名的拉丁区就在这里。

河北称为右岸，地方有左岸两个大，巴黎的繁华全在这一带；说巴黎是“花都”，这一溜儿才真是的。

右岸不是穷学生苦学生所能常去的，所以有一位中国朋友说他是左岸的人，抱“不过河”主义。

区区一衣带水，却分开了两般人。

但论到艺术，两岸可是各有胜场。

我们不妨说整个儿巴黎是一座艺术城。

从前人说“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气，巴黎人谁身上大概都长着一两根雅骨吧。

你瞧公园里，大街上，有的是喷水，有的是雕像，博物院处处是，展览会常常开；他们几乎像呼吸空气一样呼吸着艺术气息，自然而然就雅起来了。

右岸的中心是刚果方场。

这方场很宽阔，四通八达，周围都是名胜。

中间巍巍地矗立着埃及拉米塞司第二的纪功碑。

碑是方锥形，高七十六英尺，上面刻着象形文字。

一八三六年移到这里，转眼就是一百年了。

左右各有一座铜喷水，大得很。

水池边环列着些铜雕像，代表着法国各大城。

其中有一座代表司太司堡。

自从一八七一年那地方割归德国以后，法国人每年七月十四国庆日总在像上放些花圈和大草叶，终年地搁着让人惊醒。

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和约告成，司太司堡重归法国，这才停止。

纪功碑与喷水每星期六晚用弧光灯照耀。

那碑像从幽暗中颖脱而出，那水像山上崩腾下来的雪。

这场子原是法国革命时候断头台的旧址。

在“恐怖时代”，路易十六与王后，还有各党各派的人轮班在这儿低头受戮。

但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场东是砖厂花园。

也有一个喷水池，白石雕像成行，与一丛丛绿树掩映着。

在这里徘徊，可以一直徘徊下去，四围那些纷纷的车马，简直若有若无。

花园是所谓法国式，将花草分成一畦畦的，个个排成精巧的花纹，互相对称着。

又整洁，又玲珑，教人看着赏心悦目；可是没有野情，也没有蓬勃之气，像北平的叭儿狗。

这里春天游人最多，挤挤挨挨的。

有时有音乐会，在绿树荫中。

乐韵悠扬，随风飘到场中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再东是加罗塞方场，只隔着一道不宽的马路。

路易十四时代，这是一个校场。

场中有一座小凯旋门，是拿破仑造来纪胜的，仿罗马某一座门的式样。

拿破仑叫将从威尼斯圣马克堂抢来的驮马铜像安在门顶上。

但到了一八一四年，那铜像终于回了老家。

法国只好换上一个新的，光彩自然差得多。

刚果方场西是大名鼎鼎的仙街，直达凯旋门。

有四里半长。

凯旋门地势高，从刚果方场望过去像没多远似的，一走可就知道。

街的东半截儿，两旁简直是园子，春天绿叶子密密地遮着；西半截儿才真是街。

<<带一本书去欧洲>>

街道非常宽敞。

夹道两行树，笔直笔直地向凯旋门奔凑上去。

凯旋门巍峨爽朗地盘踞在街尽头，好像在半天上。

欧洲名都街道的形势，怕再没有赶上这儿的；称为“仙街”，不算说大话。

街上有戏院，舞场，饭店，够游客们玩乐的。

凯旋门一八一六年开工，也是拿破仑造来纪功的。

但他并没有看它的完成。

门高一百六十英尺，宽一百六十四英尺，进身七十二英尺，是世界凯旋门中最大的。

门上雕刻着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五年间法国战事片段的景子，都出于名手。

其中罗特（Burguodian Rude，十九世纪）的“出师”一景，慷慨激昂，至今还可以作我们的气。

这座门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拿破仑周忌那一天，从仙街向上看，团团的落日恰好扣在门圈儿里。

门圈儿底下是一个无名兵士的墓；他埋在这里，代表大战中死难的一百五十万法国兵。

墓是平的，地上嵌着文字；中央有个纪念火，焰子粗粗的，红红的，在风里摇晃着。

这个火每天由参战军人团团员来点。

门顶可以上去，乘电梯或爬石梯都成；石梯是二百七十三级。

上面看，周围不下十二条林荫路，都辐辏到门下，宛然一个大车轮子。

刚果方场东北有四道大街衔接着，是巴黎最繁华的地方。

大铺子差不多都在这一带，珠宝市也在这儿。

各店家陈列窗里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珍奇精巧，兼而有之；管保你走一天两天看不完，也看不倦。

步道上人挨挨凑凑，常要躲闪着过去。

电灯一亮，更不容易走。

街上“咖啡”东一处西一处的，沿街安着座儿，有点儿像北平中山公园里的茶座儿。

客人慢慢地喝着咖啡或别的，慢慢地抽烟，看来往的人。

“咖啡”本是法国的玩意儿；巴黎差不多每道街都有，怕是比那儿都多。

巴黎人喝咖啡几乎成了癖，就像我国南方人爱上茶馆。

“咖啡”里往往备有纸笔，许多人都在那儿写信；还有人让“咖啡”收信，简直当做自己的家。

文人画家更爱坐“咖啡”；他们爱的是无拘无束，容易会朋友，高谈阔论。

爱写信固然可以写信，爱做诗也可以做诗。

大诗人魏尔仑（Verlaine）的诗，据说少有不在“咖啡”里写的。

坐“咖啡”也有派别。

一来“咖啡”是熟的好，二来人是熟的好。

久而久之，某派人坐某“咖啡”便成了自然之势。

这所谓派，当然指文人艺术家而言。

一个人独自去坐“咖啡”，偶尔一回，也许不是没有意思，常去却未免寂寞得慌；这也与我国南方人上茶馆一样。

若是外国人而又不通话，那就更可不必去。

巴黎最大的“咖啡”有三个，却都在左岸。

这三座“咖啡”名字里都含着“圆圆的”意思，都是文人艺术家荟萃的地方。

里面装饰满是新派。

其中一家，电灯壁画满是立体派，据说这些画全出于名家之手。

另一家据说时常陈列着当代画家的作品，待善价而沽之。

坐“咖啡”之外还有站“咖啡”，却有点像我国南方的喝柜台酒。

这种“咖啡”大概小些。

柜台长长的，客人围着要吃的喝的。

吃喝都便宜些，为的是不用多伺候你，你吃喝也比较不舒服些。

站“咖啡”的人脸向里，没有甚么看的，大概吃喝完了就走。

但也有人用胳膊肘儿斜靠在柜台上，半边身子偏向外，写意地眺望，谈天儿。

<<带一本书去欧洲>>

巴黎人吃早点，多半在“咖啡”里。

普通是一杯咖啡，两三个月芽饼就够了，不像英国人吃得那么多。

月芽饼是一种面包，月芽形，酥而软，趁热吃最香；法国人本会烘面包，这一种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卢森堡花园也在左岸，因卢森堡宫而得名。

宫建于十七世纪初年，曾用作监狱，现在是上议院。

花园甚大。

里面有两座大喷水，背对背紧挨着。

其一是梅迭契喷水，雕刻的是亚西司（Acis）与加拉台亚（Galatea）的故事。

巨人波力非摩司（Polyphamos）爱加拉台亚。

他晓得她喜欢亚西司，便向他头上扔下一块大石头，将他打死。

加拉台亚无法使亚西司复活，只将他变成一道河水。

这个故事用在一座喷水上，倒有些远意。

园中绿树成行，浓荫满地，白石雕像极多，也有铜的。

巴黎的雕像真如家常便饭。

花园南头，自成一局，是一条荫道。

最南头，天文台前面又是一座喷水，中央四个力士高高地扛着四限仪，下边环绕着四对奔马，气象雄伟得很。

这是卡波（Carpeaus，十九世纪）所作。

卡波与罗特同为写实派，所作以形线柔美著称。

沿着塞纳河南的河墙，一带旧书摊儿，六七里长，也是左岸特有的风光。

有点像北平东安市场里旧书摊儿。

可是背景太好了。

河水终日悠悠地流着，两头一眼望不尽；左边也称为埃菲尔塔。

全塔用铁骨造成，如网状，空处多于实处，轻便灵巧，亭亭直上，颇有哥特式的余风。

塔基占地十七亩，分三层。

头层离地一百八十六英尺，二层三百七十七英尺，三层九百二十四英尺，连顶九百八十四英尺。

头二层有“咖啡”，酒馆及小摊儿等。

电梯步梯都有，电梯分上下两厢，一厢载直上直下的客人，一厢载在头层停留的客人。

最上层却非用电梯不可。

那梯口常常拥挤不堪。

壁上贴着“小心扒手”的标语，收票人等嘴里还不住地唱道，“小心呀！”

这一段儿走得可慢极，大约也是“小心”吧。

最上层只有卖纪念品的摊儿和一些问心机。

这种问心机欧洲各游戏场中常见；是些小铁箱，一箱管一事。

放一个钱进去，便可得到回答；回答若干条是印好的，指针所停止的地方就是专答你。

也有用电话回答的。

譬如你要问流年，便向流年箱内投进钱去。

这实在是一种开心的玩意儿。

这层还专设一信箱；寄的信上盖铁塔形邮戳，好让亲友们留作纪念。

塔上最宜远望，全巴黎都在眼下。

但尽是密匝匝的房子，只觉应接不暇而无苍茫之感。

塔上满缀着电灯，晚上便是种种广告；在暗夜里这种明妆倒值得一番领略。

隔河是特罗卡代罗（Trocadéro）大厦，有道桥笔直地通着。

这所大厦是为了一八七八年的博览会造的。

中央圆形，圆窗圆顶，两支高高的尖塔分列顶侧；左右翼是新月形的长房。

下面许多级台阶，阶下一个大喷水池，也是圆的。

<<带一本书去欧洲>>

大厦前是公园，铁塔下也是的；一片空阔，一片绿。

所以大厦远看近看都显出雄巍巍的。

大厦的正厅可容五千人。

它的大在横里；铁塔的大在直里。

一横一直，恰好衬得住。

歌剧院在右岸的闹市中。

门墙是威尼斯式，已经乌暗暗的，走近前细看，才见出上面精美的雕饰。

下层一排七座门，门间都安着些小雕像。

其中罗特的《舞群》，最有血有肉，有情有力。

罗特是写实派作家，所以如此。

但因为太生动了，当时有些人还见不惯。

一八六九年这些雕像揭幕的时候，一个宗教狂的人，趁夜里悄悄地向这群像上倒了一瓶墨水。

这件事传开了，然而罗特却因此成了一派。

院里的楼梯以宏丽著名。

全用大理石，又白，又滑，又宽；栏杆是低低儿的。

加上罗马式圆拱门，一对对爱翁匿克式石柱，雕像上的电灯烛，真是堆花簇锦一般。

那一片电灯光像海，又像月，照着你缓缓走上梯去。

幕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离开座儿各处走。

这儿休息的时间特别长，法国人乐意趁这闲工夫在剧院里散散步，谈谈话，来一点吃的喝的。

休息室里散步的人最多。

这是一间顶长顶高的大厅，华丽的灯光淡淡地布满了一屋子。

一边是成排的落地长窗，一边是几座高大的门；墙上略略有些装饰，地下铺着毯子。

屋里空落落的，客人穿梭般来往。

太太小姐们大多穿着各色各样的晚服，露着脖子和膀子。

“衣香鬓影”，这里才真够味儿。

歌剧院是国家的，只演古典的歌剧，间或也演队舞（Ballet），总是堂皇富丽的玩艺儿。

国葬院在左岸。

原是巴黎护城神圣也奈韦夫（St.Geneviève）的教堂；大革命后，一般思想崇拜神圣不如崇拜伟人了，于是改为这个；后来又改回去两次，一八五五年才算定了。

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都葬在这里。

院中很为宽宏，高大的圆拱门，架着些圆顶，都是罗马式。

顶上都有装饰的图案和画。

中央的穹隆顶高二百七十二英尺，可以上去。

院中壁上画着法国与巴黎的历史故事，名笔颇多。

沙畹（Puvisde Chavannes，十九世纪）的便不少。

其中《圣也奈韦夫俯视着巴黎城》一幅，正是月圆人静的深夜，圣还独对着油盏火；她似乎有些倦了，慢慢踱出来，凭栏远望，全巴黎城在她保护之下安睡了；瞧她那慈祥和蔼一往情深的样子。

圣也奈韦夫于五世纪初年，生在离巴黎二十四里的囊台儿村（Nanterre）里。

幼时听圣也曼讲道，深为感悟。

圣也曼也说她根器好，着实勉励了一番。

后来她到巴黎，尽力于救济事业。

五世纪中叶，匈奴将来侵巴黎，全城震惊。

她力劝人民镇静，依赖神明，颇能教人相信。

匈奴到底也没有成。

以后巴黎真经兵乱，她于救济事业加倍努力。

她活了九十岁。

晚年倡议在巴黎给圣彼得与圣保罗修一座教堂。

<<带一本书去欧洲>>

动工的第二年，她就死了。
等教堂落成，却发现她已葬在里头；此外还有许多奇异的传说。
因此这座教堂只好作为奉祀她的了。
这座教堂便是现在的国葬院。
院的门墙是希腊式，三角楣下，一排哥林斯式的石柱。
院旁有圣爱的昂堂，不大。
现在是圣也奈韦夫埋灰之所。
祭坛前的石刻花屏极华美，是十六世纪的东西。
左岸还有伤兵养老院。
其中兵甲馆，收藏废弃的武器及战利品。
有一间满悬着三色旗，屋顶上正悬着，两壁上斜插着，一面挨一面的。
屋子很长，一进去但觉千层百层鲜明的彩色，静静地交映着。
院有穹隆顶，高三百四十英尺，直径八十六英尺，造于十七世纪中，优美庄严，胜于国葬院的。
顶下原是一个教堂，拿破仑墓就在这里。
堂外有宽大的台阶儿，有多力克式与哥林斯式石柱。
进门最叫你舒服的是那屋里的光。
那是从染色玻璃窗射下来的淡淡的金光，软得像一股水。
堂中央一个窖，圆的，深二十英尺，直径三十六英尺，花岗石枢居中，十二座雕像环绕着，代表拿破仑重要的战功；像间分六列插着五十四面旗子，是他的战利品。
堂正面是祭坛；周围许多龕堂，埋着王公贵人。
一律圆拱门，地上嵌花纹，窖中也这样。
拿破仑死在圣海仑岛，遗嘱愿望将骨灰安顿在塞纳河旁，他所深爱的法国人民中间。
待他死后十九年，一八四一年，这愿望才达到了。
塞纳河里有两个小洲，小到不容易觉出。
西头的叫城洲，洲上两所教堂是巴黎的名迹。
洲东的圣母堂更为煊赫。
堂成于十二世纪，中间经过许多变迁，到十九世纪中叶重修，才有现在的样子。
这是“装饰的哥特式”建筑最好的代表。
正面朝西，分三层。
下层三座尖拱门。
这种门很深，门圈儿是一棱套着一棱的，越往里越小；棱间与门上雕着许多大像小像，都是《圣经》中的人物。
中层是窗子，两边的尖拱形，分离着亚当夏娃像；中央的浑圆形，雕着“圣处女”像。
上层是栏杆。
最上两座钟楼，各高二百二十七英尺；两楼间露出后面尖塔的尖儿，一个伶俐瘦劲的身影。
这座塔是勒丢克（Vielliet ie Duc，十九世纪）所造，比钟楼还高五十八英尺；但从正面看，像一般高似的，这正是建筑师的妙用。
朝南还有一个旁门，雕饰也繁密得很。
从背后看，左右两排支墙（Buttress）像一对对的翅膀，作飞起的势子。
支墙上虽也有些装饰，却不为装饰而有。
原来哥特式的房子高，窗子大，墙的力量支不住那些石头的拱顶，因此非从墙外想法不可。
支墙便是这样来的。
这是哥特式的致命伤；许多哥特式建筑容易记毁，正是为此。
堂里满是彩绘的高玻璃窗子，阴森森的，只看见石柱，尖拱门，肋骨似的屋顶。
中间神堂，两边四排廊路，周围三十七间龕堂，像另自成个世界。
堂中的讲坛与管风琴都是名手所作。
歌队座与牧师座上的动植物木刻，也以精工著。

<<带一本书去欧洲>>

哥特式教堂里雕绘最繁，其中取材于教堂所在地的花果的尤多。

所雕绘的大抵以近真为主。

这种一半为装饰，一半也为教导，让那些不识字的人多知道些事物，作用和百科全书差不多。

堂中有宝库，收藏历来珍贵的东西，如金龕，金十字架之类，灿烂耀眼。

拿破仑于一八一四年在这儿加冕，那时穿的长袍也陈列在这个库里。

北钟楼许人上去，可以看见墙角上石刻的妖兽，奇丑怕人，俯视着下方，据说是吐溜水的。

雨果写过《巴黎圣母堂》一部小说，所叙是四百年前的情形，有些还和现在一样。

圣龕堂在洲西头，是全巴中之最美丽者。

罗斯金更说是“北欧洲最珍贵的一所哥特式”。

在一二三八那一年，“圣路易”王听说君士坦丁皇帝包尔温将“棘冠”押给威尼斯商人，无力取赎，“棘冠”已归商人们所有，急得什么似的。

他要将这件无价之宝收回，便异想天开地在犹太人身上加了一种“苛捐杂税”。

过了一年，“棘冠”果然弄回来，还得了些别的小宝贝，如“真十字架”的片段等等。

他这一乐非同小可，命令某建筑师造一所教堂供奉这些宝物；要造得好，配得上。

一二四五年起手，三年落成。

名建筑家勒丢克说，“这所教堂内容如此复杂，花样如此繁多，活儿如此利落，材料如此美丽，真想不出在那样短的时期里如何成功的。

”这样两个龕堂，一上一下，都是金碧辉煌的。

下堂尖拱重叠，纵横交互；中央拱抵而阔，所以地方并不大而极有开朗之势。

堂中原供的“圣处女”像，传说灵迹甚多。

上堂却高多了，有彩绘的玻璃窗子十五堵；窗下沿墙有龕，低得可怜相。

柱上相间地安着十二使徒像；有两尊很古老，别的都是近世仿作。

玻璃绘画似乎与哥特艺术分不开；十三世纪后者最盛，前者也最盛。

画法用许多颜色玻璃拼合而成，相连处以铅焊之，再用铁条夹住。

着色有浓淡之别。

淡色所以使日光柔和缥缈。

但浓色的多，大概用深蓝作底子，加上点儿黄白与宝石红，取其衬托鲜明。

这种窗子也兼有装饰与教导的好处；所画或为几何图案，或为人物故事。

还有一堵“玫瑰窗”，是象征“圣处女”的；画是圆形，花纹都从中心分出。

据说这堵窗是玫瑰窗中最亲切有味的，因为它的温暖的颜色比别的更接近看的人。

但这种感想东方人不会有。

这龕堂有一座金色的尖塔，是勒丢克造的。

毛得林堂在刚果方场之东北，造于近代。

形式仿希腊神庙，四面五十二根哥林斯式石柱，围成一个廊子。

壁上左右各有一排大龕子，安着群圣的像。

堂里也是一行行同式的石柱；却使用各种颜色的大理石，华丽悦目。

圣心院在巴黎市外东北方，也是近代造的，至今还未完成，堂在一座小山的顶上，山脚下有两道飞阶直通上去。

也通索子铁路。

堂的规模极宏伟，有四个穹隆顶，一个大的，带三个小的，都量拜占廷式；另外一座方形高钟楼，里面的钟重二万九千斤。

堂里能容八千人，但还没有加以装饰。

房子是白色，台阶也是的，一种单纯的力量压得住人。

堂高而大，巴黎周围若干里外便可看见。

站在堂前的平场里，或爬上穹隆顶里，也可看个五六十里。

造堂时工程浩大，单是打地基一项，就花掉约四百万元；因为土太松了，撑不住，根基要一直打到山脚下。

<<带一本书去欧洲>>

所以有人半真半假地说，就是移了山，这教堂也不会倒的。

巴黎博物院之多，真可算甲于世界。

就这一桩儿，便可教你流连忘返。

但须徘徊玩索才有味，走马看花是不成的。

一个行色匆匆的游客，在这种地方往往无可奈何。

博物院以卢浮宫（Louvre）为最大；这是就全世界论，不单就巴黎论。

卢浮宫在加罗塞方场之东；主要的建筑是口字形，南头向西伸出一长条儿。

这里本是一座堡垒，后来改为王宫。

大革命后，各处王宫里的画，宫苑里的雕刻，都保存在此；改为故宫博物院，自然是很妥当的。

博物院成立后，历来的政府都尽力搜罗好东西放进去；拿破仑从各国“搬”来大宗的画，更为博物院生色不少。

宫房占地极宽，站在那方院子里，颇有海阔天空的意味。

院子里养着些鸽子，成群地孤单地仰着头挺着胸在地上一步步地走，一点不怕人。

撒些饼干面包之类，它们便都向你身边来。

房子造得秀雅而庄严，壁上安着许多王公的雕像。

熟悉法国历史的人，到此一定会发思古之幽情的。

卢浮宫好像一座宝山，蕴藏的东西实在太多，教人不知从那儿说起好。

画为最，还有雕刻，古物，装饰美术等等，真是琳琅满目。

乍进去的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往往弄得糊里糊涂。

就中最脍炙人口的有三件。

一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像，大约作于一五五五年前后，是觉孔达（Joconda）夫人的画像。

相传达·芬奇这幅像画了四个年头，因为要那甜美的微笑的样子，每回“临像”的时候，总请些乐人弹唱给她听，让她高高兴兴坐着。

像画好了，他却爱上她了。

这幅画是佛兰西司第一手里买的，他没有准儿许认识那女人。

一九一一年画曾被人偷走，但两年之后，到底从意大利找回来了。

十六世纪中叶，意大利已公认此画为不可有二的画像杰作，作者在与造化争巧。

画的奇处就在那一丝儿微笑上。

那微笑太飘忽了，太难捉摸了，好像常常在变幻。

这果然是个“奇迹”，不过也只是造形的“奇迹”罢了。

这儿也有些理想在内；达·芬奇笔下夹带了一些他心目中的圣母的神气。

近世讨论那微笑的可太多了。

诗人，哲学家，有的是，他们都想找出点儿意义来。

于是蒙娜丽莎成为一个神秘的浪漫的人了，她那微笑成为“人狮（Sphinx）的凝视”或“鄙薄的讽笑”了。

这大概是她与达·芬奇都梦想不到的吧。

二是米罗（Milo）《爱神》像。

一八二一年米罗岛一个农人发现这座像，卖给法国政府只卖了五千块钱。

据近代考古家研究，这座像当作于纪元前一百年左右。

那两只胳膊都没有了。

它们是怎么个安法，却大大费了一班考古家的心思。

这座像不但有生动的形态，而且有温暖的骨肉。

她又强壮，又清明；单纯而伟大，朴真而不奇。

所谓清明，是身心都健的表象，与麻木不同。

这种作风颇与纪元前五世纪希腊巴昔农（Panthenon）庙的监造人，雕刻家费铁亚司（Phidias）相近。

因此法国学者雷那西（S.Reinach，新近去世）在他的名著《亚波罗》（美术史）中相信这座像作于纪元前四世纪中。

<<带一本书去欧洲>>

他并且相信这座像不是爱神维纳斯而是海女神安非特利特（Amphitrite）；因为它没有细腻、缥缈、娇羞、多情的样子。

三是沙摩司雷司（Samothrace）的《胜利女神像》。

女神站在冲波而进的船头上，吹着一支喇叭。

但是现在头和手都没有了，剩下翅膀与身子。

这座像是还愿的。

纪元前三 六年波立尔塞特司（Demetrius Poliorcetes）在塞勃勒司（Cyprus）岛打败了埃及大将陶来买（Ptolemy）的水师，便在沙摩司雷司岛造了这座像。

衣裳雕得最好；那是一件薄薄的软软的衣裳，光影的准确，衣褶的精细流动；加上那下半截儿被风吹得好像弗弗有声，上半截儿却紧紧地贴着身子，很有趣地对照着。

因为衣裳雕得好，才显出那筋肉的力量；那身子在摇晃着，在挺进着，一团胜利的喜悦的劲儿。

还有，海风呼呼地吹着，船尖儿嗤嗤地响着，将一片碧波分成两条长长的白道儿。

卢森堡博物院专藏近代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或新故，或还生存。

这里比卢浮宫明亮得多。

进门去，宽大的甬道两旁，满陈列着雕像等；里面却多是画。

雕刻里有彭彭（Pompon）的《狗熊》与《水禽》等，真是大巧若拙。

彭彭现在大概有七八十岁了，天天上动物园去静观禽兽的形态。

他熟悉它们，也亲爱它们，所以做出来的东西神气活现；可是形体并不像照相一样地真切，他在天然的曲线里加上些小小的棱角，便带着点“建筑”的味儿。

于是我们才看见新东西。

那《狗熊》和实物差不多大，是石头的；那《水禽》等却小得可以供在案头，是铜的。

雕像本有两种手法，一是干脆地砍石头，二是先用泥塑，再浇铜。

彭彭从小是石匠，石头到他手里就像豆腐。

他是巧匠而兼艺术家。

动物雕像盛于十九世纪的法国；那时候动物园发达起来，供给艺术家观察，研究，描摹的机会。

动物素描之成为画的一支，也从这时候起。

院里的画受后期印象派的影响，找寻人物的“本色”（local colour），大抵是鲜明的调子。

不注重画面的“体积”而注重装饰的效用。

也有细心分别光影的，但用意还在找寻颜色，与印象派之只重光影不一样。

砖场花园的南犄角上有网球场博物院，陈列外国近代的画与雕像。

北犄角上有奥兰纪利博物院，陈列的东西颇杂，有马奈（Manet，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与日本的浮世绘等。

浮世绘的着色与构图给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画家极深的影响。

莫奈画院也在这里。

他也是法国印象派巨子，一九二六年才过去。

印象派兴于十九世纪中叶，正是照相机流行的时候。

这派画家想赶上照相机，便专心致志地分别光影；他们还想赶上照相机，照相没有颜色而他们有。

他们只用原色；所画的画近看但见一处处的颜色块儿，在相当的距离看，才看出光影分明的全境界。

他们的看法是迅速的综合的，所以不重“本色”（人物固有的颜色，随光影而变化），不重细节。

莫奈以风景画著于世；他不但是印象派，并且是露天画派（Pleinairiste）。

露天画派反对画室里的画，因为都带着那黑影子；露天里就没有这种影子。

这个画院里有莫奈八幅顶大的画，太大了，只好嵌在墙上。

画院只有两间屋子，每幅画就是一堵墙，画的是荷花在水里。

莫奈欢喜用蓝色，这几幅画也是如此。

规模大，气魄厚，汪汪欲溢的池水，疏疏密密的乱荷，有些像在树荫下，有些像在太阳里。

据内行说，这些画的章法，简直前无古人。

<<带一本书去欧洲>>

罗丹博物院在左岸。

大战后罗丹的东西才收集在这里；已完成的不少，也有些未完成的。

有群像，单像，胸像；有石膏仿本。

还有画稿，塑稿。

还有罗丹的遗物。

罗丹是十九世纪雕刻大师，或称他为自然派，或称他为浪漫派。

他有匠人的手工艺，诗人的胸襟；他借雕刻来表现自己的情感。

取材是不平常的，手法也是不平常的。

常人以为美的，他觉得已无用武之地；他专找常人以为丑的，甚至于借重性交的姿势。

又因为求表现的充分，不得不夸饰与变形。

所以他的东西乍一看觉得“怪”，不是玩艺儿。

从前的雕刻讲究光洁，正是“裁缝不露针线迹”的道理；而浪漫派艺术家恰相反，故意要显出笔触或刀痕，让人看见他们在工作中情感激动的光景。

罗丹也常如此。

他们又多喜欢用塑法，因为泥随意些，那凸凸凹凹的地方，那大块儿小条儿，都可以看得清楚。

克吕尼馆（Cluny）收藏罗马与中世纪的遗物颇多，也在左岸。

罗马时代执政的宫在这儿。

后来法兰族诸王也住在这宫里。

十五世纪的时候，宫毁了，克吕尼寺僧改建现在这所房子，作他们的下院，是“后期哥特”与“文艺复兴”的混合式。

法国王族来到巴黎，在馆里暂住过的，也很有些人。

这所房子后来又归了一个考古家。

他搜集了好些古董，死后由政府收买，并添凑成一万件。

画，雕刻，木刻，金银器，织物，中世纪上等家具，瓷器，玻璃器，应有尽有。

房子还保存着原来的样子。

人们就如活在几百年前的世界里，再加上陈列的零碎的东西，触鼻子满是古气。

与这个馆毗连着的是罗马时代的浴室，原分冷浴热浴等，现在只看见些残门断柱（也有原在巴黎别处的），寂寞地安排着。

浴室外是园子，树间草上也散布着古代及中世纪巴黎建筑的一鳞一爪，其中“圣处女门”最秀雅。

<<带一本书去欧洲>>

编辑推荐

《带一本书去欧洲(彩色梦幻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身未动，心已远……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追求释放身心的境界。
走出国门，感受异域的节奏和律动，感悟同一蓝天下的异域风情。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就背上行囊，上路吧……

<<带一本书去欧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